

中外科幻故事丛书

26

神秘莫测

本书编委会编



I14
139

中外科幻故事丛书

神秘莫测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在创造文明和享受文明的过程中，人类面临着日益严重的文明威胁。科幻小说更多地表现了这种忧患意识。在 70 年代前后，科幻小说的创作出现了“百花齐放”，欣欣向荣的“黄金时代”。到 80 年代达到鼎盛，涌现了像克拉克、阿西莫夫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神秘莫测/《中外科幻故事丛书》编委会编. —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中外科幻故事丛书)

学校图书馆装备用书

ISBN 7-80112-029-9

I. 神…

II. 中…

III. 科学幻想—故事—作品集—世界

IV. 114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北京市东厂胡同1号 邮编:100006)

保定市西城胶印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3.375

2003年4月第3版 2003年4月第1次印刷

字数: 68千字 印数: 0001—3000

(每套50本) 总定价: 380.00元

前言

19 世纪以来，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飞速发展，人类历史上首次实现了以机械化大生产代替手工劳动的工业革命。人类的生活舞台和生存空间得以大大拓展。文学家们纷纷开始对科学未来和美好明天浮想联翩。

英国诗人雪莱第一个以其诗人的梦幻创造了《弗兰肯斯坦》而开科幻小说创作之先河。接着法国作家凡尔纳和英国作家威尔斯将这种新的文学形式赋予了丰富的内涵。前者以其现实主义手法，在现实科学的基础上展开合乎逻辑的想象；后者则以其浪漫主义手法表现了对人类社会自身发展的种种忧虑。

伴随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许多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进入 20 世纪后期，大量科幻小说所描述的“梦幻”已变成了千真万确的事实：“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已非天方夜谭；“空中楼阁”并非海市蜃楼；即使“对牛弹琴”也非知音难觅。

但是，人类生存环境和生存空间在不断拓展的同时，也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污染和破坏，人类生存危机四伏——人类在创造文明和享受文明的同时，也受到了日益严重的文明威胁。科幻小说更多地表现了这种忧患意识。在 70 年代前后，科幻小说的创作出现了“百花齐放”，欣欣向荣的“黄金时代”。到 80 年代达到鼎盛——涌现了像克拉克、阿西莫夫等

一大批文采飞扬的极负盛名的科幻作家。作品写作技巧高超娴熟，表现手法灵活多样，创作内容丰富多彩——使这种新的文学形式达到了近乎完美无缺的境界！

当科学水平发展到相当高度，很难有新的重大突破。进入90年代以后，科幻文学的创作也相对平淡下来。但仍不乏得力之作。如美国克赖顿的《侏罗纪公园》就曾轰动一时。科幻小说仍以其惊人的预见性、非凡的启示性和丰富的文学性而具有众多的读者和强大的生命力！

它将极大地启迪青少年儿童的思维智慧，培养其对科学的浓厚兴趣。

为此，我们选编了这套《科幻丛书》。以中小读者为主，兼顾不同的欣赏层次。作品涵盖了中外各国不同时期、不同流派、不同作者的不同风格的代表作——几乎都是名家名篇。选取在科幻领域具有重大影响的13位代表人物的近25篇代表作品，改编独立成15册。对于其他名家名篇，因篇幅所限，只能改编成小故事与中短篇小说一起按主题分类成35册。全套共50册。

由于时间仓促，许多作者（译者）没能取得联系，恳请见谅；因水平有限，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1995年7月

目 录

闹鬼的航天服	(英) 克拉克/陈安全 (1)
神秘的按钮	R·马西森 (7)
黑暗	(巴西) 安·卡·伊罗/杜渐 (18)
神秘的云团	(苏) 霍·沙伊霍夫/里群 (40)

拼凑大型拼板玩具，他们工作的时候像是在跳慢动作芭蕾舞。下方2万英里外，欣欣向荣的蓝绿色地球在错综复杂的星云衬托下飘浮着。

“我是站长，”我回答道，“什么事情？”

“我们的雷达显示，两英里外有一个小小的圆波，几乎是固定不动的，大约位于天狼星西5度，你能为我们提供有关这一物体的直观报告吗？”

和我们的轨道如此准确吻合的物体不大可能是流星，一定是我们的什么东西掉了——也许是某一个器材没有固定好，从航天站里飘出去了。这是我的想法，可是当我拿起望远镜，在猎户座周围天空进行搜索时，我马上发现自己的想法错了。虽然那一航天物体是人造的，但是它和我们毫无关系。

“我找到了，”我向控制中心报告，“是一个试验卫星——呈锥形，有4根天线。从设计判断，说不定是20世纪60年

闹鬼的航天服

卫星控制中心给我打电话时，我正在观察舱里写当天的进展报告。观察舱是从航天站的轴上突出来的一个玻璃、圆顶办公室，好像是轮子的轂盖。

这并不是一个真正理想的工作场所，因为视野太开阔了。我可以看到建筑队在距离只有几码的地方建航天站，就像在拼凑大型拼板玩具，他们工作的时候像是在跳慢动作芭蕾舞。下方 2 万英里外，欣欣向荣的蓝绿色地球在错综复杂的星云衬托下飘浮着。

“我是站长，”我回答道，“什么事情？”

“我们的雷达显示，两英里外有一个小小的回波，几乎是固定不动的，大约位于天狼星西 5 度，你能为我们提供有关这一物体的直观报告吗？”

和我们的轨道如此准确吻合的物体不大可能是流星，一定是我们的什么东西掉了——也许是某一个器材没有固定好，从航天站里飘出去了。这是我的想法，可是当我拿起望远镜，在猎户座周围天空进行搜索时，我马上发现自己的想法错了。虽然那一航天物体是人造的，但是它和我们毫无关系。

“我找到了，”我向控制中心报告，“是一个试验卫星——呈锥形，有 4 根天线。从设计判断，说不定是 20 世纪 60 年

代初期美国空军的试验卫星。我知道，当时由于发报机损坏，他们有好几个试验卫星失踪了。他们作了多次努力，最后才进入了这一条轨道。”

控制中心查了档案，证实了我的猜测。过了一会儿，他们又发现，到了1988年，华盛顿对我们这类发现还是一点不感兴趣。要是这种试验卫星再次失踪，华盛顿方面也无所谓。但是“我们不能让它再失踪了，”控制中心说，“即使没人要它，它对航行也是个威胁。最好有人出去把它拿进来，使它离开轨道。”

我意识到，他们说的“有人”一定是指我。我不敢从组织严密的建设队中抽出一个人来，我们已经落后于计划，而工程每拖延一天就要多耗费100万美元。地球上所有的广播和电视网都在急切地等待着，希望早日通过我们播送节目，提供第一次真正的全球性服务，从南极到北极，跨越整个世界。

“我出去把它拿进来。”我回答道。虽然，我把话说得好像是要为大家做一件大好事，但私下里我一点也没有不高兴？我出来起码有两个星期了。

在通往过渡密封室途中，我遇到的唯一工作人员是汤米。它是我们最近刚得到的一只猫。在离开地球成千上万英里的地方，养点动物对人有着重大的意义。但是能适应失重环境的动物不多。当我离开它，爬进航天服时，汤米悲伤地喵喵叫个不停。可是我因为太匆忙了，没有时间和它玩。现在，也许我应该提醒你，我们在航天站所使用的航天服，和人在月球上活动时穿的柔韧航天服完全不同。我们的航天服是一种很小型的航天船，只能容纳一个人。航天服呈粗短圆形柱，大约7英尺长，装有小功率喷气发动机，上端

有一对像手风琴一样的袖子，供操作人员放手臂之用。

现在只供我一人使用的航天服里安顿好之后，马上打开动力，检查小型仪表板上的各种仪表。所有的指针都在安全区里。我对汤米眨了眨眼，表示祝它好运，然后把透明的半球状物罩在头上，把自己密封起来。因为这一次的旅程很短，所以我没有检查航天服内部的各个小柜子，那些柜子是在执行持久任务时用来装食品和特殊设备的。

当传送带把我送进过渡密封室时，我觉得自己像一个北美印第安人的婴孩，被他的母亲背着走。接着，抽气机使压力降到零，外门打开，最后的一丝空气把我吹到群星中去，我慢慢地翻了个筋斗。

航天站离我只有十几英尺，但是现在我已经是一个独立的行星了——我自己的一个小天地。我被密封在一个微小的机动圆柱体里，对整个宇宙一览无余，但是我在里面实际上完全没有行动自由。所有的操纵装置和柜子，我的手脚虽然都够得着，但是加垫椅和安全带使我不能转身。

在太空中，太阳是大敌，它可以在一瞬间把你的眼睛烧瞎。我小心翼翼地把航天服“夜间”一侧的黑色滤光器打开，然后转过头去看星星。同时，我还把头盔上的外部遮篷转到“自动”的位置上，这样，我的航天服无论转到哪一个方向，我的眼睛都能得到保护。

过一会儿，我找到了我的目标——一个银色的光斑。它的金属闪光使它和周围的群星明显区别开来。我踩了一下射流操纵脚蹬，小功率火箭使我离开航天站的时候，我可以感到加速的轻微冲击。经过10秒钟稳态推力飞行之后，我切断了动力源。靠滑翔飞完剩下的旅程还要5分钟，要把我打撈

上来的东西带回来，所需的时间也多不了多少。

就在我飞往茫茫太空的那一瞬间，我发觉出了严重问题了。

在航天服里面，从来不会完全没有声音。你随时可以听到氧气的轻微丝丝声，风扇和马达的微弱呜呜声，你自己呼吸的沙沙声。如果你仔细听，甚至可以听到自己心脏跳动的有节奏呼呼声。这些声音在航天服里到处回响，无法逃逸到周围的真空中去。在宇宙空间，它们是不受注意的生命的伴音。只有当这些声音出现异常时，你才会意识到它们的存在。

现在这些声音发生了变化。除原有的声音之外，又增加了一种我无法辨认的声音。是一种时断时续的低沉的乒乒乓乓声，有时还伴有叽里呱啦的声音。

我一下子楞住了。我屏住气，想用耳朵找出这种陌生声音的来源。控制台上的各种仪表看不出什么问题，刻度盘上的所有指针都一动不动，预示灾难已经迫在眉睫的红灯忽亮忽灭的情况也没有出现。这算是一点安慰，但不是很大的安慰。我很早以前就懂得，碰到这种事情时，要相信自己的本能。这时，它们的报警信号在忽闪，通知我要及早赶回航天站……

即使到了现在，我也还是不喜欢回忆后来那几分钟的情况。恐慌像涨潮一样，慢慢充满了我的脑袋。在宇宙的奥秘面前人人都必须构筑的理智和逻辑的堤坝被冲垮了。这时我才明白面临精神错乱是怎么回事。再没有其他的解释更适合当时的实际情况了。

把干扰我的声音说成是某种机械装置出故障造成的，已经是不可能的了。虽然我处在完全孤立的境地，远离人类或

任何物体，但我并不孤单。无声的真空给我的耳朵送来了微弱的、然而确实是确实无误的生命活动之声。

在那令人胆战心惊的最初时刻，好像是有什么东西想要进入我的航天服——某种看不见的东西，企图摆脱冷酷无情的太空真空，寻找一个庇护所。我一边坚持工作，一边疯狂地急速旋转，仔细察看周围的整个视野，除了面对太阳的耀眼锥形禁区以外。当然什么也没有找到。太空中不可能有什么东西，但是那有意乱抓的声音却听得更加清楚了。

尽管有人写了不少废话来攻击我们宇航员，但是说我们迷信是不切合实际的。可是当我丧失理智的时候，我突然想起伯尼·萨默斯死亡的地点并不比我离开航天站更远，你能责怪我吗？

伯尼发生的那次事故是“绝无仅有”的。同时发生了3个故障：氧气调节器失去控制，压力迅速上升；保险阀门不能喷气；一个不良焊接点熔化。在不到1秒钟的时间内，他的航天服向太空敞开了。

我过去不认识伯尼，但是因为我产生了一个可怕的想法，他的命运对我突然具有极大的重要性。这类事情是秘而不宣的，但航天服毕竟太值钱，损坏了也舍不得扔掉，即使穿某一件航天服的人死了，人们也会把它修理好，重新编号，然后发给另一个人穿……

一个人远离他原来的世界，在群星之间死去，他的灵魂将会怎样呢？伯尼，你还在这里，还依附在这件航天服上吗？

四面八方好像都响起了乱抓乱摸的声音。我与周围可怕的声音搏斗着，心中只剩下一个希望。为了保持神志正常，我必须证明这不是伯尼用过的航天服，这些紧紧把我封闭起来

的金属壁从来没有充当过另一个人的棺材。

我试了好几次，才揪对了按钮，把发报机转到紧急波长上。“我是航天站！”我气喘吁吁地说，“我已陷入困境！请查一下档案，核对我的航天服——”

我讲个没完，他们说我把麦克风都嚷坏了。一个人在太空中，处于孤零零的绝对孤立状态，突然有什么东西在他的脖子后面轻轻拍打，他能不叫嚷起来吗？

尽管绑着安全带，我一定是向前撞了，狠狠地撞在控制板的上缘上。几分钟后，营救队赶来时，我还没有恢复知觉，前额上横着一条愤怒的伤痕。

在整个卫星中继系统中，我最迟知道真实情况。1小时后，我才苏醒过来，所有的医务人员都聚集在我床边，但是过了好久，医生们——当然还有那位漂亮的太空小护士——才看了我一眼。他们都在忙着和3只小猫玩儿，那是被叫错了名字的汤米在我的航天服第三贮藏柜里生下来的。

神秘的按钮

诺玛下班回家，看见门前放着一个包裹，那是个方形的小纸箱子。她拿起来，看见上面用大写字母写着收件人的地址和姓名：“纽约市东 37 号大街 217 号亚瑟·刘易斯先生和夫人收”。她掏出钥匙，开门进了家。这时天色已有点黑了。

她进了厨房，把晚餐用的牛排放进了自动烤炉里，然后倒了一小杯酒，就回到客厅里。她喝了两口酒以后，坐在沙发里把包裹打开。

包裹里只有一个小盒子。盒子的顶上安有一个像门铃上用的那种按钮，按钮被玻璃盖盖着。诺玛试了试，想把玻璃盖掀起来，但没有成功，玻璃盖固定得很牢固。她把它翻过来，发现盒底是木制的，上面粘着一张折叠着的纸条。她把纸条撕下来，摊开一看，见上面打印着一行字：“斯图尔德先生将于今晚 8 时前来拜访。”

诺玛把这个带有按钮的盒子放在沙发旁，端起了酒杯。她一边喝着，一边反复读着这张用打字机打印出来的字条，觉得又奇怪又好笑。

几分钟之后，她回厨房去准备晚餐了。8 点钟，门铃响了。诺玛在厨房里说。这时亚瑟正在客厅里看报纸。

门口站着一个矮小的男人。他看见诺玛开了门，就赶忙取下帽子，彬彬有礼地说：

“您是刘易斯太太？”

“是啊，您是……？”

“我叫斯图尔德。”

“噢，有什么事？”诺玛脸上装出微笑的样子。她从对方的外表上判断，斯图尔德先生可能是个商品推销员，想来向他们推销什么东西。

“我可以进屋吗？”斯图尔德先生问。

“我正忙着呢，没功夫，”诺玛说。“不过你等一等，我马上就去把那个东西拿来还给你。”她回转身来要走。

“难道你就不想知道那是什么吗？”他说。

斯图尔德先生说话的口气很粗鲁。诺玛回过身来回答说：“是的，我不想知道！”

“它可是个宝啊！”他告诉她。

“你是不是说它会给我带来许多钱？”

“对，钱！”

说真的，诺玛觉得斯图尔德令人讨厌。“你想推销什么吧？”她问。

“我什么也不推销，”他答道。

这时亚瑟从客厅里走了出来。

“怎么回事？”他问。

斯图尔德向亚瑟作了自我介绍。

“噢，嗯……”亚瑟指着客厅里那个小盒子，笑嘻嘻地问道：“那个小玩意儿是什么东西？”

“我可以很快给您解释清楚，”斯图尔德回答。“我可以进

屋谈吗？”

“如果你是推销什么东西……”亚瑟刚起了个头。

斯图尔德摇了摇头，抢着说，“我不是推销东西的。”

亚瑟瞧了瞧诺玛。他们两人都显出犹豫不决的样子。亚瑟略顿了一下，说：“嗯，请吧。”于是他们一起进了客厅。

斯图尔德先生坐在诺玛常坐的那张沙发里，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封着口的小信封。“这信封里有一把钥匙，用它可以打开按钮盒上的玻璃盖。”说完，他把信封放在沙发旁边的小咖啡桌上。接着又说：“这个电铃通到我们的办公室。”

“这是干什么的？”亚瑟问。

“如果您按一下这个按钮，”斯图尔德告诉亚瑟，“世界上某个地方就会有一个人死去。不过别害怕，那个人您是不认识的。您这样做之后，我们将付给您5万美元的报酬。”

诺玛在一旁吃惊地望着这个矮个子男人。他满脸带着笑容。

“你在说什么啊？”亚瑟问。

斯图尔德先生显出很惊讶的样子，说道：“我刚才已经给您说明了啊！”

“这是在开玩笑吧？”亚瑟问。

“一点儿也不开玩笑，我已经把这桩买卖的实情全都告诉您了。”

“简直混帐！”亚瑟叫道。“难道你要我们……？”

“你代表哪家公司？”诺玛问。

斯图尔德先生脸上显出为难的样子。“对不起，我无权回答您这方面的问题，”他答道。“不过，我可以告诉您，这是一家跨国公司。”

“我想你最好马上离开这儿。”亚瑟说着，霍地站了起来。

斯图尔德先生也跟着站了起来。“完全可以，”他说。

“你最好把你的按钮盒也带走，”亚瑟加了一句。

“考虑一两天再做决定不是更好吗？”斯图尔德说。

亚瑟没有理他，拿起那个按钮盒和那个信封，把他们一起塞进了斯图尔德的手里。随即走到门厅里，把套间门打开，请这个矮男人出去。

“我还是留张名片吧！”斯图尔德说着，把一张名片放在门旁的小桌子上。

等他走了以后，亚瑟把那张名片撕成两半，甩在桌子上。

亚瑟回到客厅里，诺玛仍坐在那儿没动。“你看这是怎么回事？”她问。

“我不想知道，”亚瑟答道。

她想微笑一下，可是一点也笑不起来。“你一点儿也不觉得好奇？”

“没什么好奇的。”他摇了摇头，然后就看起报来。

诺玛起身进了厨房，去洗那些用过的盘子和杯子。

“为什么你不愿意谈论这件事？”诺玛问。

亚瑟正在刷牙，他的眼睛望着洗脸池上面那面镜子里的诺玛。

“这件事一点也没有引起你的兴趣？”她又问了一句。

“唔，这事使人很不愉快，”他答道。

“令人不愉快，这倒是真的，”诺玛说，“但不是也很有趣吗？”

几分钟之后，他们俩进了卧室。诺玛问道：

“你看这是不是在开玩笑？”

“如果这是一种玩笑，”亚瑟答道，“那也是最令人厌恶的玩笑。”

诺玛坐到床沿上。“也许是某种实验，”她说。

“很可能，”亚瑟随便应了一声。

“这是由某个大富翁出钱做的实验，”她补充说。

“嗯，也许是。”

“你不想弄个明白？”

亚瑟摇了摇头。

“为什么？”她紧迫着问。

“因为这是不道德的，”他答道。

诺玛上了床。“嗯，我可觉得这些事非常有趣，”她说。

亚瑟关掉了他们两只床中间的那盏灯，然后探过身去吻了吻她，说了声“晚安”。

“晚安。”

诺玛闭上了眼睛。5 万美元，5 万美元，这个数字总是在她脑子里转悠着。

第二天早晨，用完早餐，到了该上班的时刻。亚瑟提起皮包先一步走了。诺玛走到套间门口时，看到门旁桌子上那张撕成两半的名片。她突然决定要把这张破名片带着。于是就把它塞进了手提包里。然后锁上了套间门，匆匆赶上了亚瑟，一起乘电梯来到了底层。

上午工间喝咖啡的时候到了。诺玛从手提包里取出那两块破名片，把它们拼在一起，端详了一番。名片上只印着斯图尔德先生的姓名和电话号码。

用过午餐之后，她再次取出那张撕成两半的名片，按撕裂的那条缝把两块拼在一起，然后用胶水粘好。“我这样做干